

我最敬重的大姐

□黄杏林

大姐长我13岁，她是我们姐妹中最温柔、最勤劳、最能干的一个。我从小就受到她百般的疼爱和精心的呵护。7岁前，我的衣食，都由她来操持，我的住行，都由她来陪伴，在我心目中，她给予我的爱不亚于妈妈。我一直爱戴她，牵挂她，更敬重她。

济南解放前，大姐就为掩护地下党，默默地做了很多工作。每当做地下工作的大哥和在南山的中共济南市委的领导来家，做饭、望风、化装、送信、洗衣服等，都是大姐的活。时间久了，大姐不但懂得了革命，也向往参加革命。

1948年10月，济南刚刚解放，大姐就跟着大哥到部队当兵去了，她被安排在当时驻扎在济南的第三野战军97师野战医院，当护理员。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医院里伤病员很多，而医护人员少，医药缺乏，设备简陋，救护工作异常艰苦。大姐没学过护理知识，只能边学边干。她凭着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凭着自己长期劳动练就的强壮身体，总是勤勤恳恳地干，任劳任怨地干，废寝忘食地干。担架不够，她经常一个人背伤员；休息时间，她主动去洗绷带、床单和伤病员的衣服；为救火，她沾湿棉袄，只身把火扑灭；有了危重病号，她总是请求领导让她来照顾。她经常守护着危重病人几天几夜不眠，还常常对口地给战士

进行人工呼吸。她知道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都是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她发誓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可以说，她心目中的这些革命英雄的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她一生。

由于大姐在部队表现突出，她荣立了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并很快入了党，还当选为军人代表，光荣地出席了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但是不久，大姐却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因为在护理病号时，缺乏隔离措施，她被传染上了结核菌，得了肠结核。部队把她转送到省立医院救治，根据病情，大夫给大姐做了手术，截掉了一尺半肠子。出院后，一听他们的军医院向东转移了，她急忙赶回了部队，又投入到了工作中。可没过多长时间，她的病又复发了，她被送到部队的康复医院。当时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奇缺，因没有药，所以她体内的结核菌得不到控制，又肆虐起来。

一天，大姐的一位战友给我家捎信儿说，大姐病得很厉害，腹泻不止，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情急之下，妈妈向有关单位写了求救信。真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得到了回音，军区以最快的速度，专门调拨了一批链霉素给大姐注射。这可是救命的药啊！为救一个普通战士，上级专门调拨了紧缺药品，所以大姐说，是党给了她第二

次生命。

1955年，大姐执意不肯接受二级甲等残废的待遇，转业到济南市级医院工作。她病愈后，虽然结核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肠结核的后遗症一直伴随着她，她仍然经常腹泻。几十年来，她一直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她不仅坚持做好正常的工作，每次下乡巡回医疗，她也都踊跃报名参加。多少次下乡时，她都因脱水休克而被送往医院，等稍一好转，她又忘我地投入了工作。离休前，她查了一次体，省立医院给她做肠镜检查的大夫查完后直掉眼泪。说大姐因长期腹泻，肠黏膜脱落得太厉害，肠壁薄得像透明纸一样了。大夫十分动情地问大姐：“这样的肠子，怎么能吸收营养，你又怎么能坚持工作呢？”

离休不久，大姐在经历了不幸的丧夫之痛后，新的疾病又无情地降临到她身上，她得了脑血栓，左半身瘫痪了，而这一瘫，就是29年。旧痛加新病，遭受的折磨，可想而知，可大姐始终顽强地活着，而且活得很满足。

2017年1月3日，大姐全身脏器衰竭，她生命的烛光，终于燃尽了最后一滴蜡，她安详地走完了89年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我最亲最爱最敬重的大姐，虽已远去，但她不息的精神之光，将永远温暖我心，照我前行。

老兵不死

□任宇

我的父亲任文清，1924年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市羊里镇戴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1944年7月参加八路军，戎马一生。

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有这么一场战斗，一枪也没放就取得胜利，父亲印象深刻。

战斗发生在1945年，地点在山东日照地区一个村庄里。村里有伪军一前哨据点，据点里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约有30多个伪军。一天夜里，父亲所在的26团一连，决定在村中地下党内线配合下，夜间偷袭拔掉这个据点。

夜里12点左右，连队奔袭3里路，在村中地下党引导下，悄悄摸进村子，直扑伪军所在的院子，连长先派人干掉院子正门外的哨兵，1排从正门边围墙爬进去打开院门，父亲带领2排6班，从院子后面爬墙翻进。院子里有三间房，左右两间房都没有灯光，只有正屋有亮光，身为班长的父亲，端着三八枪带领全班就直扑正屋，父亲从门缝往里一看，发现屋里有个人给他调烟炮，父亲看他穿的那架势，还有放在一旁的驳壳枪，知道此人是个当官的，父亲猛的一脚将门踢开，一个健步冲

进去，跳上土炕，一脚踩住驳壳枪，刺刀直指伪军中队长的胸口。“不许动，我们是八路，动就扎死你！”班里的战士一拥而上将人捆了，后来一问才知道，被父亲他们逮了个正着的，是那个伪军中队长。在父亲活捉伪军队长的同时，其他排的战友也在行动，将院内其它房中的伪军，在睡梦中一一擒获。整场战斗没放一枪，前后才花三四十分钟就解决了，感觉很快。

连队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撤回根据地。父亲回忆说，那些伪军，平日里帮着小鬼子打咱中国人，狐假虎威，但与训练有素的小鬼子相比，战斗素养就差多了，一次夜袭就把他们端掉。

1945年夏季，在讨伐伪军张步云的战斗中，父亲所在连参与进攻伪军据点，战斗中，连队被村口伪军的地堡火力死死压在壕沟里，无法前进，连长派出几个爆破手，都被地堡中机枪打死或打伤。连长见久攻不下，命令作为班长的父亲，带队再次爆破伪军地堡，父亲接到命令后，带领他的班，沿据点外壕，运动到离地堡最近的壕沟处，他决定亲自出马炸地堡，他命令全班战士，准备好手榴弹，连续不断

向地堡投去，目的不是炸毁地堡，而是利用手榴弹炸起的烟尘，掩护他冲上去爆破。父亲一声令下，手榴弹像雨点般飞向地堡四周并连续爆炸，趁手榴弹炸起的烟尘，父亲利用自己一米八三的身高优势，爬上外壕向地堡冲去，当伪军发现父亲时，他已离地堡非常近，伪军急忙将机枪对准他，一梭子打过来，或许是地堡射口上下角度窄，加上父亲身高腿长，离地堡又近在咫尺，伪军慌乱中射出的子弹，从他胯下穿过，没打中他，他扑向地堡，放上炸药包就拉火，接着就往旁边滚，或许是导火索太短的缘故，他才滚出去六七米，右耳刚着地，炸药包就响了，伪军地堡被炸毁，全连与兄弟部队一块攻进伪军据点，战斗取得胜利。

父亲后来回忆时对我说：老子是命大，因为个子高，子弹从裤裆下穿过，没打中我。如果个矮的话，子弹正好打在肚子上，那我就报销了，战场上除了靠勇敢，有时也凭运气。

2013年10月24日7时30分，父亲带着他坚定的信仰，走完了他光荣的一生。老兵不死，老兵只是悄然隐去，我们永远怀念他……

难忘母亲忙碌的背影

□潘顺瑞

儿时，不懂事，对母亲的怨恨多。长大离家后，缺少了依赖，对母亲的思念多。成家育子后，体会到了做父母的不易，与母亲聚少离多，对母亲的歉疚亦越来越多。

母亲是个乡下人，大半辈子生活在沂蒙老区，一辈子愿吃苦也不怕吃苦。早年，与参加抗美援朝受伤回国，又从部队复员回乡的父亲结婚时，家里穷得叮当响，不仅生不起孩子，像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天。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打生了我们仨姊妹后，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日子过得更紧巴了，几近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真可谓度日如年！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不知道母亲是几点睡、何时起的，她好像是铁打的一样。一年四季，看不到母亲的时候，她总是在田里，在风里，在雨里；看到母亲的时候，不是做饭，就是做饭，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伺候一家老小，留下的总是忙碌的背影。

母亲不拘小节，豁达开明，愿意帮人助人，一辈子不曾与东邻西舍吵过架、红

了与医院的频繁往来。可每去一次，都要与她执拗许久，表面上，母亲说怕见白大褂，实际上，她是心疼钱。

从去年下半年起，年逾83岁的老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春节假期将尽，我隐约感到母亲已时日不多了，便趴在她身旁，抓着她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口一声娘，道出了她的病情和我们难以割舍的留恋。

让我意外的是，母亲不仅没有惧怕，且宽慰我说：人早晚是要走这一步的，你们一定要想得开！你们孝敬我、服侍我，让我晚年有尊严，使我过得很开心！特别是你们在不同时期结交了这么多好亲戚、好朋友，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我；我生病后，医生、护士无数次送医送药到床头……这些满满的爱，使我到了天堂也难忘！

真没想到，就在我执行部队任务之际，母亲一眨眼就离开了人世。我在50多岁的年纪上，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的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但愿娘亲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

了与医院的频繁往来。可每去一次，都要与她执拗许久，表面上，母亲说怕见白大褂，实际上，她是心疼钱。

从去年下半年起，年逾83岁的老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春节假期将尽，我隐约感到母亲已时日不多了，便趴在她身旁，抓着她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口一声娘，道出了她的病情和我们难以割舍的留恋。

让我意外的是，母亲不仅没有惧怕，且宽慰我说：人早晚是要走这一步的，你们一定要想得开！你们孝敬我、服侍我，让我晚年有尊严，使我过得很开心！特别是你们在不同时期结交了这么多好亲戚、好朋友，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我；我生病后，医生、护士无数次送医送药到床头……这些满满的爱，使我到了天堂也难忘！

真没想到，就在我执行部队任务之际，母亲一眨眼就离开了人世。我在50多岁的年纪上，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的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但愿娘亲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



春天回望冬日

——写给站在路上的王玄飞

□戴存伟

2015年12月8日18时21分，在济南市匡山立交桥西下桥口，济南交警王玄飞正在执勤，突然被由东向西行驶的一辆小轿车撞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享年42岁，其系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小店镇前山头涯村东岭人。

——题记

站在路上的玄飞，
站在人来人往
车来车往中。站在风来风往、
雨来雨往中，
指挥交通，查酒驾，纠违章，
扶老人过马路，护住小学生，
让车暂停，
大声嘱咐：
“孩子，注意看信号！”
站在路上的玄飞，想法不多，
动作十分简单十分乏味，
挥挥手，跑几步，喊几声……
重复来，重复去，
像机器一样。只是这台机器带着情感，
带着使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
站在路上，站在路口，站在亲人的心尖上。

风吹粉尘，车轮带起尘土，
熙熙攘攘的路上杂尘弥漫，
这弥漫持久而漫长。
而玄飞站在路口，与之对抗，
与拥堵对抗。他的想法是让道路宽广
他的做法是指引行路的方向。
这么冷的天，
就别下雪了吧！雪天路滑，
视线不好。寒冷的风呀，
也请你停下，别在膝盖上疼上加疼。
静静地，美好地，
尘土归于大地，
大地回归种植，
春天抽出丝丝绿色的柳条，
夏天盛开朵朵圣洁的莲花。

站在路上的玄飞，
站在黄昏里的玄飞，
你是城市道路不起眼的一角，
你是一小截马路的守护者。
飞驰的轿车呀，
还距你有多远？铁有多硬？
它有多么无情？它罪当几何？
你有多痛，
我们就有多痛！你有多少血，
我们就有多少泪。

春天回望冬日，
我们怀念永远的玄飞，
北风让黄河结冰，
春风又让大河奔流。
北风使枯枝哀鸣，
春风又让树枝绽放生命，
而玄飞，定格在黄昏的生命何时死而复生？
你的身后，
落日是天空垂下的眼泪，
从此，每个黄昏，
落日为你而落。而战友们想起你，
眼中的泪
一齐奔往大地，
比落日还要沉重。

眼泪闪烁光芒，
尘土归于大地，
大地回归农业，
春天抽出绿色的柳条，
夏天盛开永远的莲花……

追思

